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十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金史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祁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寶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尙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本紀天會三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

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

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
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
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
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
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
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
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
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宐畫淮爲界而其
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
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
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

臣傳矣其子張儼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

淵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
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
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
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
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
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
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
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
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旣詳敘其子阿
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
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

號爲振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
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
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
慶陽金移剌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
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
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
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卽琪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捷不也傳阻下酋長磨古斯來伐則
磨古斯乃阻下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
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
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
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
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
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
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
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
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
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
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
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
班朮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 國語所謂
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
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
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
近俗然旣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
最爲村俗以藏書
俗語然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
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
娠適明宗和世
謀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
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
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
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筮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瑛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崇禎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秦定帝后

爲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八不罕
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
再嫁楊愔爲妻亦未嘗不書也

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恭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憐真八刺皇

后勿刺皇后也速皇后下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實是不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盡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

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 宋遺民錄瀛國

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

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

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 余應詩云皇宋第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
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
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
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
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
尾縫眼旣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成集馬祖常
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笏曰彼負天下名
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 按至元十三年
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
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
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
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備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補革除錄史補

忠賢奇祕錄王語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縉皆父子也而各自爲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敞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滂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與
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
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寃一
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
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冤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
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
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
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
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
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
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其王後其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兩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後以張純

賈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
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
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
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
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
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
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共王濮王
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
統實係創興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
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
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柰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母怪張璠等之伺間也璠之論曰漢成帝之

于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
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
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
濂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
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
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
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
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
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
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
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爲子尙不沒其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漢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奈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不苟也

明史范梈傳太祖定制上府爲僚解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疑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等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繁傳繁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擗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寓諷曰雙陸休疑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詆誥將見殺太子曰打禪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勢傳蔡京謂勢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
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
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
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
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
曰平章平章贖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
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
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秦定帝卽位一詔全係翻譯
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詔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
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
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
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
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
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
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
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
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
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
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

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安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耶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通鑑綱目

通鑑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爲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探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爲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爲編年間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
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著
春秋義類爲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
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陸
溫公三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
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韋俊荆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

劉道鳳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管混一天下其餘皆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輒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帝爲比云云是

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閏也

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

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

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

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

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

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

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

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

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編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王矣豈無帝稱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以以綱目所書爲俯蓋矣然律以春秋書法亦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

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
道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
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
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廆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
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
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
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
廆則俠累卽韓廆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旣殺之於
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兩事相去且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旣書益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爲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入殺韓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魔於朝魔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殛之

謂使其君爲是死以免禍

故哀侯爲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卽卒而子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楚烈侯使之伴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爲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爲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違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

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宐改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復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祖言卓茂
行化雖不入晚集臨謂在光武時
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朝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
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
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
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
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
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
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
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旣大書於
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寵討之二年春遐寵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晉書卷六十六
州刺史周撫卒

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爲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邱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卽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母胡奴呂之類而稱之爲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杜鎮惡郎柯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字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爲姓名矣不知此晉之

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

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蕤子純之立蕤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

太尉安帝紀作司
空按是時劉裕爲

太尉安帝高密兼
之當從帝紀爲是是高密王爲司馬恢之之封爵瞭然可知

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

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

時德文爲大
司馬領司徒

蓋修謁園陵

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旣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旣

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

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
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
隆劾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
制如司南即指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
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
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
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
陵死不爲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
然僂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况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典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而凌獨以不耶見害故自許爲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僣蕭氏於司馬而以王凌自况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爲凌之誤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
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
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
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尙未有獻公
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共曉豈
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詞遂
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
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

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叡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典治爲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訊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嶸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爲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爲務哉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杳千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覈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
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
清南北尋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
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祖鴻
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陞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
並爲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
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
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會
祖魏太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
華子文深王傑
伊婁穆樂遜俱嘗爲
子都督各見本傳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
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任殺突厥默啜潘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
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
尙書省六尙書兵部吏部爲前行刑部戶部爲中行工
部禮部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是
也注疏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
御史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
氏訓子爲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爲證則尤有根據
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
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叅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
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遁顏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侔也按鹿角軍中守衛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畱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
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質實云
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
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爲平
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驕力
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尙讓稱平唐
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爲一
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質實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旣曰宗女卽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爲都虞

候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
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
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
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
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車裂亂卒耶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
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
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謚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結蔡邕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爲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弁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
曹華皆以兵討弁屢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弁陷宋州丙辰
兗郿節度使曹華及李弁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爲
兗海節度使李弁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爲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楛之曹華卽破奔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旣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尙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

梁以王鎔爲趙王羅紹威爲王
劉守光爲燕王王處直北平王

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

梁以錢起

爲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
閩王劉隱南海王隱卒又以其弟巖襲封

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爲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

劉到

劉巖之南漢

初封南海
又封越

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目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爲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旣列

之爲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卽
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
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
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魏博王甲午滅
盧龍癸酉年滅
鎮冀易定俱
辛巳年滅較爲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
自爲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卽書荆南爲一鎮
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爲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
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
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

即朱

時李紹琛

在蜀其

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

何罪合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
質實云郭崇韜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
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
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
封爲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
載友謙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
如此而質實妄指爲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

敬瑄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
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
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
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
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
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
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棗大敗之發明云夏
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爲無罪曲在夏而直在
宋矣二年遼人爲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故特進而稱人字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爲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爲不仁何其子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日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嘉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爲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爲天水郡公按宋子綱曰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爲

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爲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留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
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
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
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
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
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
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
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陔餘叢考卷十六

陽湖 趙翼 撰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尙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穎達註尙書最尊安國故
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
三皇旣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
之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
爲三皇秋日少昊冬日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
乃爲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
祝融以配伏羲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
家語又皆以少昊卽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
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顓
與史記相戾也

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祀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蓋用穎達之說

宋五峯胡

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
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
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炎帝神
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
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
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爲直捷然近
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爲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爲
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爲皇黃帝宜爲帝惟三皇中少一
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爲無據西莊
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
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卽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卽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岐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尙臨御故禹旣攝

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豐錄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
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
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
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非敬王所都之成周
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
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
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
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
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曰明乎
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
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

東周也

說見呂氏
大事記

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

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
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
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
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
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
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
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
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
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
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秦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
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素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
發師至二月甲子成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
子之月也 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

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

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 雜記正月

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

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

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 呂氏

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

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

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 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

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

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殷以十一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殷以十

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
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
卽正月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虫始震
在正月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
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
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
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
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
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
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闕於秋正以別之秋乃真正之五月故將獲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卽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旣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卽以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旣改從夏

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
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卽以冬十月起數
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
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
月而於尚書秦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
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
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
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
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
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
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

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川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爲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証此蓋據秦孝公川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爲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爲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及五鄙爲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初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爲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爲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爲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爲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

管子山國備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

則置縣之

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爲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

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鄭十六年滅鄭之類

又莊王滅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士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

也

據此則郡亦別制

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尉

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藝
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
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合辰陽
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
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
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
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
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
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

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
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
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
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
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
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
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
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
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
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偓傳云偓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叅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咸黨援門

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擣殺無辜英引爲己罪代將死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

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
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
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
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

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

亦見

太守歐陽歙欲舉督

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鄧惲起而言曰延資性貪
邪明府以慈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
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
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
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爲司

空哀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
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爲所
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
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
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
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
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幕僚雖
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爲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
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
留後事白敏中爲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
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

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効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卽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
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
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
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

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

輿貢子錄亦云

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昌黎卽常
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寧卽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四
明也以此考之卽今浙
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白領

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
已分爲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
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卽位卽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
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
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爲母起雲陵募徙者
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
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
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爲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
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
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
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爲陵勿置縣邑
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爲
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
此議初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
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閻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
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
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
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
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
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閭閻也
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
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寧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喪服也鞶衣也紫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

示以自刎也

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

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卽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對簿爲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爲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壞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勝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爲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即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醢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尙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爲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冊曰今賜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卽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爲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賈爲長安合治獄穿地深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爲河東太守嘗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屬之弼卽付獄拷死董宣爲北海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爲當有死者丹乃殺路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卽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待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爲涿郡守遣椽趙繡按鄉豪高氏繡爲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自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卽收
入獄殺之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
令貪贓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
出殺之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贓罪元收
考竟笞死于市王宏爲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
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
之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
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爲
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
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
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
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
棨戟卽爲斧鉞故凡列棨戟者卽得專生殺

見後漢書
郭舉傳

魏

晉六朝則以持節爲重南齊書王敬則在殺路氏氏家
訴寃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聞敬則曰臣知何
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
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
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
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爲刺史典
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止其事翰明日謂典籤曰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爲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艾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
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兵
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狗真源令張巡守
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
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
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吏因軍事
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
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
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
爲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
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略問數語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卽斬以狗舒亶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遣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白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楊仁爲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爲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

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廢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然始又華廣祿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遺妻舊例葬訖

復任冀國解送自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謚法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曰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謚景桓侯周繆謚貞侯靳歙謚肅侯傅寬謚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謚

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忠武王劉秀之謚忠成公王宏謚文昭公王儉謚文憲公沈慶之謚忠武公王敬宏謚文貞公徐勉謚簡肅公王茂謚忠烈公褚淵謚文簡公劉劭謚昭公王廣之謚壯公柳慶遠謚忠惠侯蕭穎達謚康侯曹世宗謚壯侯呂安國謚肅侯蕭景先謚忠侯劉善明謚烈伯蕭赤斧謚懿伯沈君理謚敬子沈君高謚祁子陸縉謚安子沈炯謚恭子陸杲謚簡子庾杲謚貞子凡謚皆連爵并稱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

貞白先生劉歊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謚賜謚貞靜處
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
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
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
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
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
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
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司馬
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
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惟

天子則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是溫公亦以私謚爲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謚之曰靈不悞曰成

乃悞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

按國語楚共王將葬議謚子囊謚之曰共則古法上謚必

在將葬商臣於成王之死而卽謚之乃悞之爲非常例也

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

復之靈公賜喜謚曰貞子賜鉏謚曰成子則又有生

前定謚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爲靈若厲

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謚者又古謚法多用一字

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

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謚法率用

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誼卒博士獨孤
及謚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及謂義在美
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謚曰文冀缺甯俞隨
會謚曰武二名之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
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
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
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
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
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謚不過一名而曰故
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
謚曰文獻李巽謂二謚非古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
世二名之謚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
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
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謚嵇紹曰謚所以垂不朽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謚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
食日萬錢謚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
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墨襄公宋書何勗謚荒公
南史蕭子顯卒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蕭
暉卒謚替侯沈約卒謚隱侯徐陵卒謚章侯侯周敷
爲周迪所欺被害謚曰脫北史鄭羲卒尚書奏謚法
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謚爲文靈魏于忠

謚武醜穆崇死請謚太祖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遂
謚爲丁公後周薛善謚繆宇文直謚刺唐書許敬宗
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微嫁女蠻中謚曰繆其孫訟之
始改謚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謚曰專他
如李程謚繆房式謚傾馬暢謚縱韓宏謚隱韋綬謚
通醜于頔謚厲高瑜謚刺裴延齡謚繆元載初謚曰
荒德宗改爲成縱楊炎初謚肅愍孔戣改之乃改平
厲宋夏竦初謚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謚文莊陳
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謚榮靈是唐宋時謚猶兼美惡
也近代有謚者但于美謚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
以惡謚者蓋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謚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應贈謚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謚其人必爲朝

廷所眷惜之人其謚自有褒無貶也

謚之最醜者莫如場左傳史記所載不具論漢

惟東平王雲長沙王旦元龜初有乾那遣謚曰場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謚曰場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場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爲賢王而究死死後亦謚曰場此最枉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刻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卽食某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

後漢書注封邑每戶輸錢二百

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取羸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並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諂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

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
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
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
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
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鉤弋夫人死蓋懲
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
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
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
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卽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卽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

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鴆肅宗而魏隨以
亡后亦爲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矯枉過
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
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
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被例前此數代
之冤禍卽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
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
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
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爲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
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
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
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暕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
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涼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顯名
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
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
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
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減矣

孝文帝崔暕諫曰一人有罪延及周門則司馬牛受和應之河柳下惠

盜跖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滅其制

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享

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爲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帝又以光武中興爲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七百二十餘人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

唐李錡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

父昆弟其祖神道有功可昧其勳乎曰期可乎又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

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尙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出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陴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

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穎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徙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帝馳入華林園惟律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導之山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

後倣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閩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仿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仿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仿舊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旣遷長安於故城北

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
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
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
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內是也
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
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
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
昆明池是也